

曹晓明 著

上海女孩

Girl from Shanghai

上海画报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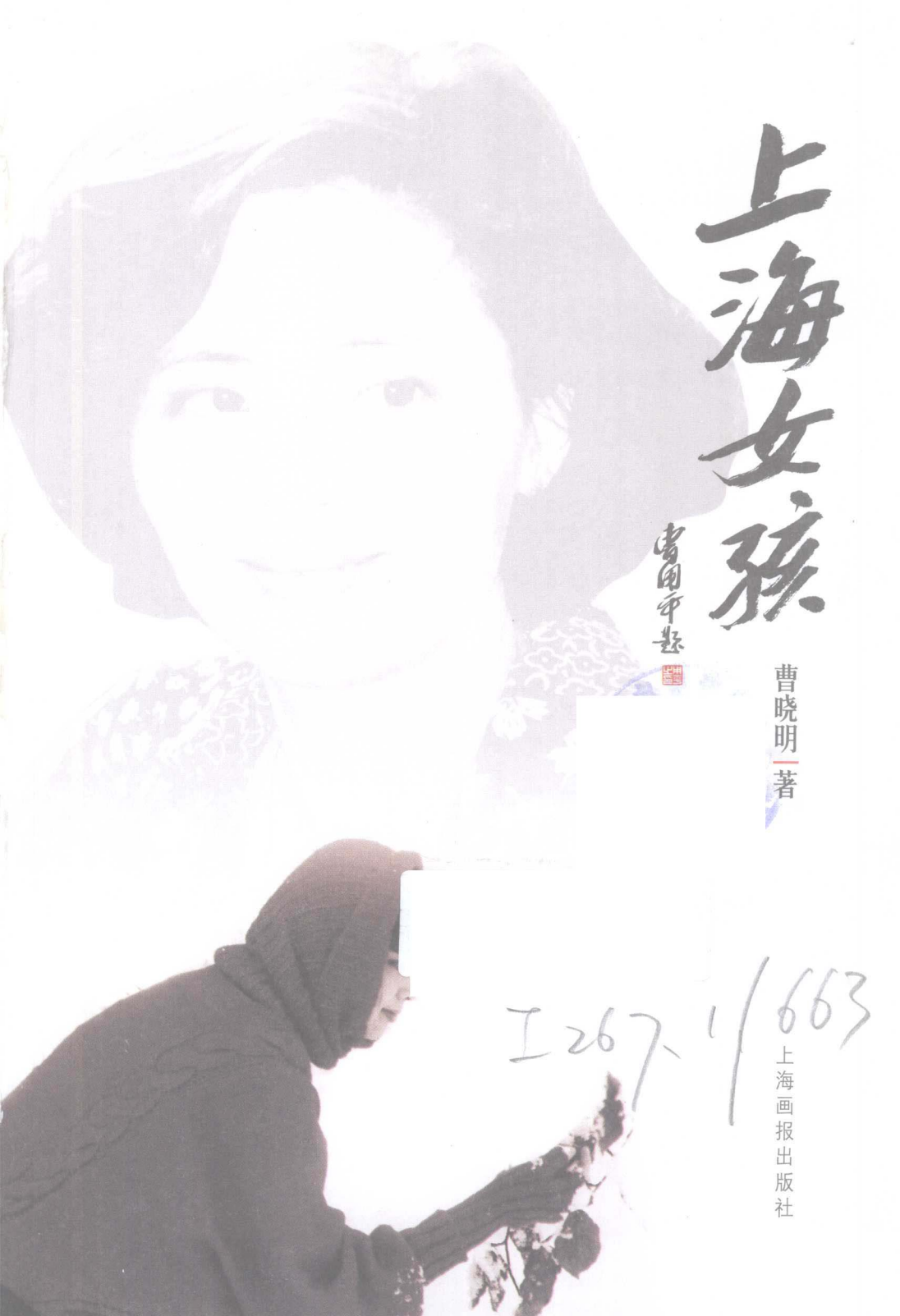
上海女孩

曹晓明著

曹晓明 著

上海画报出版社

I267.1/66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女孩 / 曹晓明著. — 上海: 上海画报出版社,
2005

ISBN 7-80685-360-X

I. 上... II. 曹...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10809 号

上海女孩

策 划: 谷风文化

作 者: 曹晓明

责任编辑: 叶 导

特邀编辑: 阿 蠓

装帧设计: 周艳梅 明 婕

出版发行: 上海画报出版社 (上海市长乐路672弄33号)

发行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部

印 刷: 上海先锋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49 × 218mm 16开 14印张

版 次: 2005年2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 数: 1-4000册

书 号: ISBN 7-80685-360-X/J.361

定 价: 28元

此画册献给我的父母亲和公公婆婆、我的兄弟姐妹们、献给恩师程十发、倪景楣教授和所有教过我的老师、我三十多年的挚友盛承慧女士和我的先生和儿子

丑话说在前面

(代序)

在结束了一场甜蜜的苦难之后，我却不敢不说出如下这些话。

写作对于我是一种苦难，因为我是一个打小就学会了用线条和色彩来抒情的画画的人。而方块字，在我看来只是把事情讲清楚的一种工具，更何况对此工具我从来都是个笨拙之人。我总见到一些会写的人，逢到悲伤和喜悦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地说：嗨！我得写下来。有时表达对人的敬和爱，就会给人写篇妙文感叹一番，或来首诗什么的。而我却总是说：等着吧！我给你画一幅画！

是啊！就我，一个画画的，一个同样用笔却码不好字的人，竟写下了关于自己的八万字。其苦其难可以想见。但这一过程对我，因为是梳理自己的生活，回忆自己的经历，描述爱我疼我的亲人，感恩培养教化我的前辈，怀念我心心相印的朋友，所以，最终这一过程竟如此的甜蜜！

我于三年前回国，扑面而来的除了艰难的创业，更多的是爱，亲人的、友人的、和同道同志的。其中有爸爸给我的一份心爱的珍藏，那是我给老父的十六封家书。这十六封信是我海外留学生生活况味的精选，读着它，我又回到了从前。我不得不直面我的一个又一个苦辣酸甜的脚印。恰在此时，对我一直很激励赏识的友人要赞助我办个人回顾画展，其实留学期间我早已回国办过几次展览，但这一次彻底回国定居，我的确有意认认真真地对自己的艺术成绩来一次清点。于是理画稿、裱画、设想程序，其中有一条必是为画展出一本说明性的小册子。小册子无非流水

帐，很快就完成了。好心的异国友人还及时将它译成了英文。在朋友的精心设计编排下，倒也像模像样的。然而，一个挑剔的朋友，对此很不以为然：太简单！不行的。

说话的此君叫徐乐民，他是我夫君几十年的好友。他的意见让我难以漠视，因为他是出版人。我可有点犯怵了。徐君邀来他的同行们，像医生把脉似的看了我的小册子，又看了看“病人”我，就开出了一张让我胆战心惊的药方：你试试把自己何以至此的一切都写出来！我当即大呼：不行！不行！那不成了写书吗？我写的书有谁会看呢？我……。没等我说完，这群搞出版的就打断了我：你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上海女孩。你应该把自己的一切告诉读者，让读者们了解一个出身在典型的上海有产阶级家庭中，长在典型的上海西区巷间，受着上海每一个同时代人都受的教育，经历了典型的上海女孩子的生存境遇，尤其是求学、学画的过程中吃的各种苦；谈典型政治空气下的典型爱情；跟随上海典型的“出国风”去了海外，经过了很典型的个人奋斗，如今又成了典型的“海龟”。你要让以为“上海女孩是那样的”上海读者及非上海读者诸君，了解“上海女孩其实是这样的”！

噢！我原来是个典型的“上海女孩”。

一直以为没有艳遇、没有风流、没有世人皆知的风光与成就，是没资格写书的我，终于明白了我自己也有我的“典型事迹”！

在成书之前，我对我的“典型”有了一段思考，我把这些好心的朋友们的话反复掂量了一番。我幡然醒悟了我作为一个“上海女孩”的责任心。是的，我在国内和海外都读过或感受过世人对“上海女孩”的兴趣和欣赏，但也同样遗憾地感到，无论是描写“上海女孩”，还是以上海女孩名义写的作品，都似乎有一些媚俗的架式。“媚俗”一词也许有点用重了，但感觉就是这样的。因为大家以为“我”是怎么样的，“我”也不管自己是不是这样的，就只好这样了——妩媚、矜持、骄娇二气的同时，还有点身怀绝技的意思。心灵手巧还算轻的，说大点是“神”，与其他城市的女子所

不同。在为人处事方面，在举止言谈方面，在衣着打扮方面，在与异性周旋方面，无不神乎其神。不能说“上海女孩”中都是这样全能全行的，但确有许多出色的。起码我的上一辈，我的同辈和我的下一辈许许多多的“上海女孩”，是有人以为的那样的，但更多的却是人们以为不会是那样的。

比如我的两个姐姐。花容月貌的她们，受着很好的教育，文革时“全国江山一片红”的下乡知青或入伍的兵，这样的经历也没让她们变成非“上海女孩”，却是甘之如饴的幸福快乐到眼下。

比如我的女友盛承慧。豪门之后，没见得傲视群伦，一贤山小，却亦如寻常女子般爱着、恨着、善良着、悲悯着身边的世界。

比如我。幸与不幸中的我，根本不知道我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姿态，来交代一个“上海女孩”的读者期待。我只知道感激、勤奋和珍惜幸福的点点滴滴……

我不知道我能予人什么样的“上海女孩”印象，但我知道我们真的都是“上海女孩”。我生活着的上海，有许多女孩跟我一样一样的。

我不知道我能给读者以何种状味的“上海女孩”结论，但起码我本身的“上海女孩”资格不容质疑。

今天世人的总结是世人的，我的结论由我自己的经历来承担。如能给你一个小小的视角，还我看到的其他一些上海女孩的真实，我就很满足了。我想我能做到的，只是不去迎合某种市场趣味的矫情，即所谓“媚”，但我难以保证我写得“不俗”。假如是这样的话，敬请读者请君原谅！

曹晓明

二〇〇五年初

丑话说在前面（代序）

目录

1	上海女孩·····	2
2	青涩少年·····	10
3	父亲，引领我跨入丹青之门·····	17
4	叩拜大师程十发·····	45
5	初生的牛犊·····	75
6	画为媒——我和丈夫金泽光·····	83
7	在比利时的日子里·····	95
8	踏上美利坚·····	130
9	我的儿子叫路易·····	149
10	朋友如灯·····	167
11	娜娜——我非亲非故的亲人·····	193
12	故乡的『召唤』·····	203
	后记·····	2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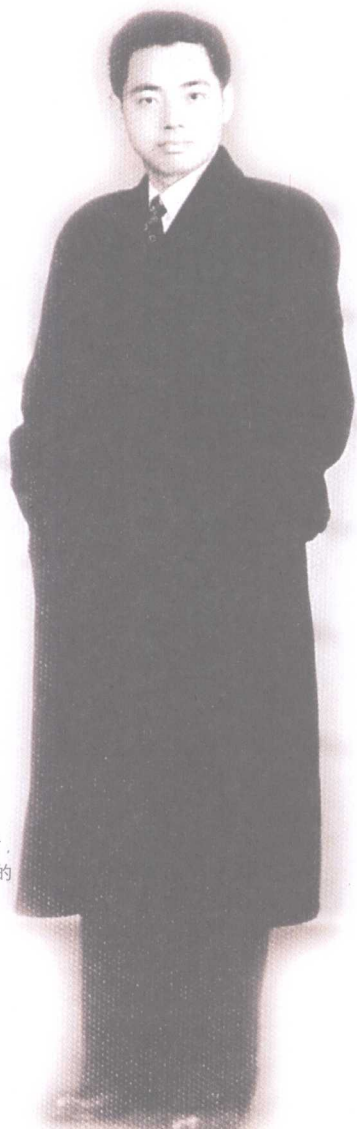
1

上海女孩

我出生在上海，是在一个资产阶级家庭里长大的。“资产阶级”这个词不过是家庭成份的客观界定，但在我的童年里，它却是一个可怕而丑陋的污点。

我的父亲曹用平是南通的一门富家的独生子，祖上是搞实业的，后来到上海创办了上海制罐厂，生意做得蛮大的。在这样的家庭里的独生子，自然是要受教育的。父亲随家迁到上海后，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的经济专业。祖父期望他能早日继承祖业，父亲也的确是边读书边帮助祖父料理制罐厂的经营。父亲喜欢画画，旧时的富家子弟似乎都有习画练字的习惯，以求日后能与身份相符的风雅，但父亲似乎在这方面要大大超出了装点门面的那点需求，崭露出不同凡响的资质。为此，在20岁那年，经苇一和尚的介绍，拜了吴昌硕学生王个簃为师，成了其入门弟子。王个簃正是日后上海画院的院长。在王个簃的悉心栽培下，父亲最终成就了自己在画





◎ 父亲年轻时，
何曾料想命运的
辉煌与苦涩



◎ 吴昌硕大师和王个簪大师



◎ 爸爸曹用平和王个簪先生

界的独特画风,尤其在画紫藤方面,被誉为“曹紫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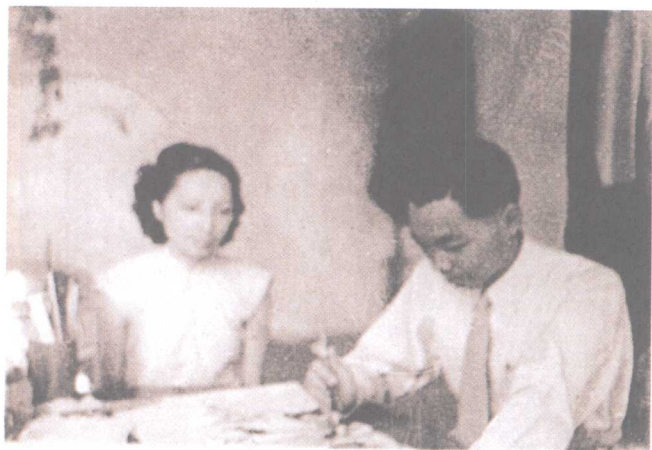
我的母亲陈革非,一个典雅端庄的美丽女人。就读于大同大学——殖民时代的上海极矜贵的淑女履历。因为美丽与才情被称为“校花”——开女子受教育风气之先的校园中的“无冕之后”。在一次校园舞会上,我年轻的妈妈、爸爸“相识”了,因为我外公也是王个簪的朋友,是王个簪和外公有意撮合这两个年貌相当的俊男靓女,而他们也果然深深地相爱了。然而正准备结婚那年,父亲却身患肺病,甚至还吐血了。我待嫁的妈妈当时所遭受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但妈妈还是义无反顾地嫁给了爸爸。她的理由很简单——曹用平人厚道,对我好对别人也好。

聪慧的母亲以二十岁的心智领悟了女人一生幸福的真谛:人好心好,岁月便有了幸福的保障。

我的家住在上海徐汇区安福路的一条幽静的弄堂里,这条弄堂的尾巴开在与安福路毗邻的五原路上。这两条路呈“Π”状插入横向的常熟路,这个区域在上海是赫赫有名的。安福路上有上海的两家话剧



◎大学时代的母亲(中),沐浴在张爱玲时代的和煦春风中,皇皇院府之花,明日众生里,拔尖的一朵又一朵浪漫



◎年轻时的父母亲，在照片里留下了初婚时的哀肠：一个画，一个望，两心共振出未来岁月之静美

寒窗舊夢

二月餘猶作曉寒，

重棉尚覺夢難安。

惺松枕上非天鳥，

淅瀝敲窗走玉盤。

西園先生阮瞻詞翰，曩在海濱，嘗集

朋好為文酒之會。晚年旅居滬居滬上，

閑心習靜，酬酢漸疏，然吟興偶作，傾

刻成篇，詩情雋逸，不減當年。笑曰

復首，獲觀殘稿，言裏行間，屢懷三

酒，而先生之殤，且一載餘矣。讀竟漫

識數語，不林示泫然。

不務賢

寒窓夢
二月風猶作曉寒
之玉時

重棉布定夢能安怪松枕上非西馬浙瀝寂忘
西園先生居晚間最喜通海書集胡居為之周之會晚夢
旅居處之閑之習靜酬酢漸疏故在興偶作頃刻中而身惜集之
不厭多事
先生之病年一載餘矣情哀時時不寐泣泣
金珍頓首

团体，现在这两家合并了，于是安福路就似乎成了“上海话剧中心”街。原来的上海青年话剧团，就坐落在这条街上的一幢旧上海最后一任市长吴国桢的府邸。现在那座花园里有话剧小剧场。而原来的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部就成了上海话剧中心机构的主体，沿街造起了一座专业话剧剧场，剧场的边上是上海文广集团办的永乐宫电影院。常熟路上



◎安福路和明村，我童年的家，在那里我度过了丰富多彩的童年生活

的100号是上海歌剧院，弄深院阔，不时传出异国的歌剧咏叹，令住在附近的我们无比神往，院部沿街处有歌剧院专属的歌剧小剧场。在上海人的心目中，“小剧场”三个字的本身就是一种典雅与高贵的所在。作为上海女孩，当有人问起我家住何方时，而我说出“小剧场”附近，似乎每一次都能看到艳羡的目光。的确，这个街区有太多的故事，张爱玲和苏青曾迷恋于此；擅撰旧上海题材的女作家们笔下的优雅与浪漫似乎都与这个地带有关；永隆商店的白脱曾是上海最好的；培文公寓、中南新村、上方花园是上海建筑的可圈可点。当然身居其间的我，也是之后才对我的生长环境有了透彻的了解，而童年的我，却更在意的是那座叫青年话剧团的大院里进进出出的俊男靓女。他们说的是极标准的国语，令人羡慕不已。透过院墙的镗铁镂花的大门，每天放学的我都能看到一座奇大的假山和一棵大大的香樟树，右手边有一座圆型的房子，据说是吴国桢家的舞厅；假山尽头有一段苏式园林状的石阶与回廊，拢住的是无尽的葱笼；花园的中间有圆型的水榭和池塘，进去过的小



◎安福路，话剧一条街



◎妈妈家中的四姐妹，同样的笑音，同样的希冀，却换来不同的未来，五味俱陈

朋友都说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花园，市长的豪宅门前有大狮子，花园的进口处有两座裸体的维纳斯雕像。童年的我最大的梦想就是穿过高高的铁门，进去看看那两座叫维纳斯的爱神像，但看门的老伯伯却始终没有如了我那小小的心愿。

我在那条街上的安福路第一小学上学，之后又在边上的黎明中学读书。那条街与邻近的气氛对我的影响，就如同上海的六月不见水珠的梅雨，柔柔地浸润间，把一种叫艺术的东西从我好奇神往的眼睛里渗入我幼小的心灵。父亲书房里的墨香与白色宣纸上抖落的千姿百态，使艺术这一抽象的东西变得日渐具体。历史在这之后发生了令我始料不及的变化，而深蚀骨髓的环境影响却再也无法被清洗、被改变。

一个上海女孩，有一位艺术家父亲，住在一个被艺术浸淫至透的街区，最终她也别无选择地成了“艺术”的一个微若尘粒，一个顽强执着的小小的注脚。

2

青涩少年

文革十年，给了我一段青涩岁月。

父亲在文革中又一次病倒了，我们的家因为曾经的企业资本家历史和父亲之后的画家身份，被洗劫一空。当然我指的是那些能称得上财产的东西，全被人抄走了。曾经殷实富足的家，刹那间变得空空荡荡。形同枯槁的父亲，双眉就此深深地锁紧；妈妈56元的月工资成了我们这个六口之家唯一的经济来源。我是家中的老幺，上面有一个哥



◎文革中的我，手中握着的只是当时的时尚装备，其中的字并未认全

哥和两个姐姐。听妈妈说，兄弟姐妹原本是天上飘下来的雪花，纷飞旋转本不相识，却落在了妈妈爸爸的家里，从此溶成了一体。在文革中的我们，失去了曾经在温暖的至爱中融化成水的欢愉，穷困的煎熬与成份不好而带来的成长逼仄，令我们重又成冰，但却日渐坚强地心心相印、永不分离。